

MCL

主编：褚潇白
中世纪经典文学译丛



農夫皮爾斯

中世纪梦幻文学精选

张晗 编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MCL 主编：褚潇白
中世纪经典文学译丛

農夫皮爾斯



中世纪梦幻文学精选

张晗 编译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夫皮尔斯:中世纪梦幻文学精选 /张晗编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308-15363-8

I. ①农… II. ①张…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世纪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275 号

农夫皮尔斯:中世纪梦幻文学精选

张 晗 编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陈晓璐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2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363-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bs@tmall.com>

本丛书出版承郑明君先生慷慨资助，谨致谢忱。

编译者序

初接到这部文集原稿的时候，我就不禁被其独特的体裁和叙事方式所吸引，于是搜集阅读了许多有关梦幻文学的资料。所谓梦幻文学，是中世纪盛行的一种文体，源于古典文学传统和《圣经》文学传统。《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先知门徒梦幻的描写。虔诚的教徒相信可以通过修行、冥思或梦境得到上帝的启示或感召。这类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记载流传下来，形成了所谓的宗教幻景传统。从形式上看，《十字架之梦》属于非常典型的梦幻诗，《农夫皮尔斯》和《珍珠》也属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这类文学关注的都是精神层面，所涉及的也多是神秘的、形而上的内容，所以大量运用了梦境或幻景。

《农夫皮尔斯》以乡村荒野为背景，描写作者进入梦境后通过在梦中的一系列奇遇来认识真理，赞美上帝，其中以梦幻、寓言和象征为主。全诗由两大部分组成：威廉的农夫皮尔斯之梦与威廉的梦之行善、多行善和行大善。第一部分中最打动我的是第五节七宗罪的忏悔，每一宗罪都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各种罪过，描写生动逼真，语言幽默风趣；而第二部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十一节中自然引领诗人从世间的奇迹中获取智慧，通过万物生灵来认识热爱造物主，读起来就像一首寓意深刻的优美的散文诗；还有第十五节灵魂关于仁慈的演讲充满了讽喻性的阐述，飞鸟走兽喂养隐士的故事把古代先贤的修行上升到一个脱俗而令人神往的境

界。全书把一个说教论理型的故事诠释得生动有趣，让读者欲罢不能。

《珍珠》是一首演绎经院哲学主题和神学论辩的梦幻诗。我手头的两个版本都把这首诗歌阐述得尽善尽美，韵味十足，单独看每一句都有头韵诗的韵律，而每一诗节的末句也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和强调，读起来朗朗上口。珠宝匠遗失的珍珠幻化成珍珠少女与其在梦中的山谷偶遇，通过双方的辩论，表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珍珠，被收藏在天国里享受极乐，而俗世之人应抛开对凡间财富的贪爱，为主发光，做纯洁的珍珠。

《十字架之梦》是以基督救赎人类为主题的作品，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宗教诗歌了不起的创作成就”，具有深刻的独特性。通过十字架开口说话，以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为中心，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结合起来，结构紧凑，形象生动。

我在翻译这些诗歌的时候，更多关注诗歌的思维情绪和寓意，可能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诗歌的音乐性和格律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翻译作品来体现英国中世纪诗歌的美妙。

张 晗

2012年9月13日



目 录

农夫皮尔斯	1
作者介绍	1
第一部分 威廉梦见农夫皮尔斯	15
序 幕	15
第一节 圣教会的教诲	20
第二节 奖赏女士的婚礼	25
第三节 奖赏女士在威斯敏斯特	30
第四节 奖赏女士垮台	38
第五节 七宗罪的忏悔和真理的寻求	43
第六节 皮尔斯让世人工作	60
第七节 农夫皮尔斯的赎罪券	67
第二部分 威廉关于行善、多行善和行大善的梦	74
第八节 序幕：思想	74
第九节 智慧	77
第十节 研究和学问	82
第十一节 幸运、善良和自然	94
第十二节 想象力	105
第十三节 忍耐和积极人物豪金	113
第十四节 忍耐教导豪金贫穷的意义	124

第十五节	多行善的序幕：灵魂关于仁慈的演讲	133
第十六节	关于仁慈的三个解释及做梦人遇见信仰	149
第十七节	做梦人遇见希望和仁慈	156
第十八节	耶稣受难和悲惨地狱	164
第十九节	神圣教会的建立	174
第二十节	敌基督者来临	185
附录 A	195
附录 B	199
导读与注释	200
珍珠	248
十字架之梦	297

农夫皮尔斯



作者介绍

威廉·朗格兰是十四世纪一名寂寂无闻的牧师。当代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他的个人生平也无人知晓。关于《农夫皮尔斯》的著作者，现存唯一可靠的证据¹，来自于其中一部手稿的最后一页：在其反面的出处里，有作者的名字和出身。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从此后各种版本的诗歌中获取线索，来证实这些梦境的做梦人就是作者本身。在此，我们无法确定，因为诗歌不能被当作心灵的自传。做梦人首先是一个戏剧化的人物，就像其他中世纪的梦幻诗歌一样，其作用是在读者和幻想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尽管作者透露其受洗名字是威廉，但在第十五诗节，他却用隐晦的方式说出了他的全名（这是中世纪诗歌中一个常用的署名办法）；而在后来版本的诗歌中，他专注于生动逼真的现实状态。毫无疑问，此文有明显自传体成分。根据这些，我们

可以大概了解诗人的生活状况。

他很有可能出生于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克劳伯里·莫蒂梅尔(Cleobury Mortimer),从1332年起一直生活到那个世纪末。他是牛津郡巫婆岭下舍普敦德斯潘塞的佃户斯塔西的儿子(可能是私生子)。他很有可能是在大马尔文修道院里接受的教育,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个牧师所应接受的神学训练。但是由于其赞助人离世,他只能在教堂里担任较低的职位。W. A. 潘亭(W. A. Pantin)²说朗格兰属于不享受圣俸的低阶神职人员。不管是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看,这个阶层的人都必须和高尚而有学问的人区分开。然而,朗格兰的例子说明大部分受过完整训练的神职人员在智力上不输给任何人。

朗格兰曾经游历过很多地方,并与各种不同的人交往。他在伦敦创作诗歌,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告诉我们,他和妻子凯特、女儿克利特生活在康希尔的小木屋里,靠为富有的赞助人祈祷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他必定深刻地体味了贫穷的滋味。我们也知道他有个绰号叫“高个威尔”,指的是他又瘦又高的身材。他过着一种不入流的生活,落魄得像个乞丐;他看不起自以为是的人;他还经常忘我地投入到诗歌写作中,而被有些人视为疯子。

朗格兰一生中一定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修改和充实他的诗歌,因为存留下来的手稿明显分为代表诗人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观念类型,这就是A、B、C三个文本,其中以B文本尤为著名,因此被选来做当前的翻译文本。

A文本包含序言,描写农夫皮尔斯梦境的八个诗节,和“行善”的四个诗节,最后写到做梦人被学问和《圣经》拒绝,但没有结尾。B文本包含一个序和20个诗节,C文本是修改增订版,包括序言和23个诗节。朗格兰把他的诗歌称作诗节,表示每一步的想法是发展的论

证过程。

J. A. W. 贝内特教授曾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³ A 文本写于 1370 年左右, B 文本的校订本成稿于 1377 年和 1379 年之间, 而 C 文本一定创作在 1390 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关于诗歌有多名作者的争论现已不存在了, 学习这首诗歌的学生可以确信这三个文本出于同一作者。

从现存的大量手稿中可以断定,《农夫皮尔斯》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作品,在整个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被广泛传读⁴。但是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英格兰中部方言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朗格兰的语言变得晦涩难懂,他被看成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物——一个因辛辣讽刺罗马教会而被崇拜的改革先驱。在 1561 和 1813 年之间,《农夫皮尔斯》没有再被印刷,但它的声誉却基本保持不变。无论何时,此书都被当作一部讽刺文学。T. D. 华特克尔博士,朗格兰作品的第一个现代编者,认为朗格兰是第一位英国讽刺文学家,特别赞赏他笔下贺加斯(Hogarthian)风格的富裕的中世纪生活画面,而更多富有寓意的部分则被认为是枯燥乏味的。

把朗格兰当作他那个时代的英语诗人的杰出代表,就像把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或叶茨当作他们那个时代的英语诗人的伟大代表一样,对其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发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困难和偏见一直存在,都需要克服。在十九世纪,广大读者仍然认为朗格兰的形象像严厉的威克利夫(Wycliffite)传教士,并把他的讽喻看作是一种抽象概念。甚至在 19 世纪里,关于边缘议题的争论,对讽喻限制性的误解,还有许多毫无道理的假设造成了人们认为朗格兰的作品过于草率,而他不能被称为艺术家,这种种偏见屡次遏制了对朗格兰的重新发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学家翻译这个版本的时候,大量现有的学术性资料竟然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最新版的文

本。所以我必须在诠释诗歌许多被忽略的部分上做大量的开拓工作，其中一些包含在长篇引言和附录里，这其中大部分在现代版里已被省略，因为适当的评论如今已屡见不鲜。

同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一样，《农夫皮尔斯》是与人们最终命运休戚相关的人生意义这个主题的集大成者。像弥尔顿一样，朗格兰试图向人们证实神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有别于但丁和弥尔顿。他既没有让我们游历世界，没有让我们从地狱、炼狱和天堂的角度回首人生；也没有像弥尔顿一样，把我们带到一个遥远的有利地势来俯瞰人类历史。朗格兰的诗歌没有华丽的辞藻，他的梦幻始于十四世纪的英国，终于十四世纪的英国。因生活在真理之塔和虚假地狱之间的中土世界中，他的朝圣之路就像约翰·班扬一样，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人生历程。像英国作家布莱克一样，朗格兰关注社会状况，关注人类灵魂净化心灵、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对于朗格兰来说，这意味着他要把自己的梦幻在各个方面诠释成能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农夫皮尔斯》被编进说教式的中世纪道德寓言里，成为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之旅。尽管它发生在一个不现实的做梦人的一系列梦境里，但诗歌在内容上富有预言性。这种形式涵盖了各种时间跨度，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不同的含义，这些时间跨度或者是并排的，或者是层层叠加的。首先是诗人在字面意义上的生命期限。最初他以一个懒惰的流浪汉或普通旅人的形象出现，对真理的兴趣多少要大于无聊的好奇。但是在梦里，他从一个新颖的视角来看世界，这使他开始严肃地思考，并促使他从神圣教会出发，去寻求只有通过学会爱的法则才能找到真理的朝圣之路。因此他必须不断地经历和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从他关注的物质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的和政治方面提升到关注道德和心灵的层面上。

尽管朗格兰在知识与理解力方面的增长为诗歌提供了一种连贯性的叙述,但它却不是普通的循序渐进的形式。就像生命本身,有被各种形象的感觉充斥的时候,有充满新的感悟而孤独的时候,有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它是不规则和不可预测的。在第十一诗节里,诗人以讽刺的手法跳过了做梦人四十五年的岁月,就像这四十五年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就这样他从早年的人生历程过渡到老年。他古怪、固执,还经常不识好歹,不得不经常折回他的人生轨道上重新发掘他之前一知半解的事情。

与弥尔顿和布莱克不同,朗格兰是缔造喜剧效果的大师。他幽默地解说这个世界,时而嘲弄,时而戏耍,更多时候是嘲笑和讥讽。因此朝圣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讽刺性的,做梦人过于好奇,有失稳重,这使他遭遇很多挫折。他和他梦中的人物戏剧性地见证了在面对永恒的无法妥协的要求时,人类境遇的荒诞性。朗格兰在此结合了两种相反的特质:一方面,是一种对于绝对性的痴迷始终贯彻在每一个暗示里,紧贴主题,直到被寻求的真理得到最终结论;另一方面,是对人类几乎无药可医的愚蠢与自以为是以及生活本应平淡真实地度过等观念。他倾向于展示常识挫败理论,但是更喜欢展现理想主义挫败世俗的常识——就像良心挫败奖赏女士,就像忍耐通过向世俗的豪金展示贪求,使其屈从那样。所以诗歌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反复:一个是刺耳的预言与严肃的警告,另一个是在闹剧中不惧暴露矛盾的拉伯雷式的讽刺。这些相反的特质在最后一节诗歌的讽刺里被卓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去深刻体味这充满活力的唱和才会发现朗格兰是个阴郁的悲观主义者,而这一点在他的“北欧人的血统”(“Nordic Straim”)诗歌里很少流露。

朗格兰自嘲的效果之一是把做梦人、我们自己和行动联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直接参与进来,切身感受到从字面了解和身临其境之间

的差异，这是诗歌的主题之一。但是做梦人很少占据画面中心。这些时间跨度很大的梦幻主宰了他的人生，其原动力是超出梦境的无形上帝。我们从诗中得到一种现实感，就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某些事情客观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我们人生的各个角落。

整个十四世纪和当时发生的时事融合在一起，在更深层的梦境里体现出来。这种煞费苦心的寓言式的阐述，描绘出持守戒律的漫漫长路被突发的革新打破的场景——表面晦涩难懂的教义和论证成为变化万千的图片，一张比一张更具深意。这些戏剧性的变换，特别是最后五个诗节，被整合进教会年这个重要的时间尺度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朗格兰的作品里，宗教仪式的程序被转化为戏剧。在第十六诗节中以基督诞生开头，做梦人通过主显节和大斋节迅速到达高潮（第十八诗节）——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然后在第十九节里通过圣灵降灵节返回，直到最后一节的基督复临。与此同时，这种教会年循环运行着神圣历史的主旋律——始祖和先知的故事，继之以基督及其教会的故事长驱直入过渡到目前的状态。

但是在朗格兰的作品中，同时代的场景却不断转换并多维化。就像在心灵体验的领域之中，他的洞察力能够渗透超越表象告诉我们教会和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像少数其他作家一样，在他的作品中很难区分先知的预言（有时在历史或末世论的层面上起作用）和平凡的真实事件，特别是像约翰·劳勒提出的，他有着看透世事沧桑的慧眼。他没有站在浅层次上对穷人表达同情，而是时刻都能感受到贫困和饥饿，并用自然而生动的词语清晰地表达出来；他一语双关的痛斥令人信服。我们没有把他这位先知看作是行为怪异的宣道者。几乎在他所有的叙述中，他都可以轻易证明现有事物是有前因后果的。以前的警告现今得到应验并显明将要发生的预兆。基督和敌基督者现在就在此处。拜这种预言性的梦幻所赐，这首诗歌具有比其他史

诗更宽泛的时间跨度，并充满拯救全人类的神圣秩序的曙光。在朗格兰所描绘的栩栩如生的愿景背后，总是有着对永恒长久的展望。

所有这些观点包含在诗歌灵活的语言和多变的戏剧顺序中，离开诗歌去谈将没有任何意义。其他中世纪的寓言更加的正统和粗略，但是《农夫皮尔斯》不依赖于象征性引用的固定模式。例如，没有必要解释奖赏女士现在或过去是什么，单凭上下文中她的言行就能像狄更斯那样给出判断。对于朗格兰来说，寓言是一种或通过直觉、观察和逻辑论证来进行动态思考的方式，或以绘画或戏剧的形式表达真理。为了做到这点，他自由运用各类地方方言和各种可能的梦幻形式。他可以轻易地把活泼清新的报告文学转化成怪诞可笑的噩梦，或者把令人愤怒的神学辩论转为更接近神秘梦幻的梦中之梦。这种戏剧化的诗歌没有绝对准确的方式——我们必须不断注意到笔调和趋向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存在于像诗歌《失乐园》那样庄严的诗句里。例如，在第三诗节里，从一个展现变态的金钱魔力、充满铜臭的世界，快速转到神圣律法所说的奖赏和回报以及令人感动的宣言。反之，后来又联系到一个叫罗伯特的强盗，他从没有奢望能偿还自己的债务，也是这样被与在各各他忏悔的贼人做了对比。朗格兰的梦幻技巧体现了他让文章的收放自如的才能，从而使生动的现实主义在逐步扩大的宗教观里发挥作用。

朗格兰的想象力是真切可见和充满激情的，他的一部分诗歌可以作为很好的电影素材。我们一度被他描绘的俗世平原的全面和多样所震撼：一连串拥挤的画面和丑陋的特写，熙来攘往的人群及其内心戏。在前面的诗节里，我们目睹了反对势力的不断冲突，人类社会的真相通过令人印象深刻而生动有趣的戏剧表现出来。众人熟知的恶行和美德不再经常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荒诞古怪和烦心事。宽恕者、律师、修士或强盗，这些“真实”的人物被放在寓言假想的生活里。

狡诈、奖赏女士、律法、良心和理智成为改变世界的动力，所有其他人都追随他们而去。

像懒惰和欺骗这些人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性格，都被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诗人告诉我们是什么塑造了这种社会性格，并向我们宣扬要摆脱传统束缚。朗格兰把他的特定群体放置在让人意想不到颇为震撼的背景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群体所代表的是穷凶极恶的魔鬼，也知道他们所带来的歪曲真理。通过对比和对立，我们熟知的美德带来极大的趣味性，而自然主义戏剧或虚构小说里很少能产生这种效果。

七宗罪里的每一样都罪孽极深：主要的罪行通过各种非常粗鲁的形式表现出来。懒惰不仅是一个擅离职守的懒惰神父，他还是其他的各种懒惰的化身，其世俗的身份和神父的身份合二为一。世界是被折射出来的，饕餮之辈的贪吃从他在酒馆遇到的一大堆人身上反映出来。在描述豪金这个活跃人物污垢遍布的外衣时，世俗平原上各种罪行汇聚一处，在妄自尊大的世俗外衣下肆意横行。朗格兰正是选择了这个人物来验证基督徒难能可贵的力量：忍耐和贫穷。通过一连串思考和探索（思想、学习、智慧、想象等），他遇到了灵魂，其凝聚了人类灵魂的所有力量；之后他遭遇了各个不同的幻化成人的天使，并接受撒马利亚人“把所有的荣美归于爱”的观点。撒马利亚人反过来从皮尔斯（基督）的身上体现出来。在这首诗歌里，我们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本身也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代表潜伏在灵魂中的圣灵——朗格兰同意埃克哈特大师的观点，认为“一个好人就是神的独子”。

所以《农夫皮尔斯》剧中人物不是静止抽象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生活中特定阶段的思想或精神的发展，定义了其思想类别或感知模式。借助他们，可以证明日常生活与这些范畴和概

念是相关的。朗格兰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平面镜反射式的喜剧方式,而是提供了一种喜剧幽默,每一个人物都拥有比普通人更强大的生命力,且他们自身有着丰富的观察力和人生体验。这种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出人意料的感染力。朗格兰式寓言通过新的模式重组了人性体验。做梦人的思想和观念不断裂变成新的思想观念。神圣教会教义的纯朴被随后而来的各类谎言所取代。在探索“行善”这部心理戏剧时,皮尔斯遭遇了思想方面的矛盾:做梦人的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内在,因为他在寻求真理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心灵冲突。戏剧化的效果体现在做梦人和他各种各样变化的自我之间的个体冲突上(单一的人物或事件被刻画得轮廓鲜明),还体现在有力的一来一往的智力辩论和训诫中,学习、研究、智能等能教给他的都不如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这些都反映了他的局限性。但是随着他自我知识的提升,这些他起初没有辨识出的自我慢慢融合在一起,他们的能力汇聚环绕着新的中心点:天堂般的荣美或德行。接着,戏剧技巧再次变化,做梦人变成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这不再是个人遭遇,我们通过叙事或寓言渲染,最终达到这种仪式化的戏剧宗教式的思考。各种使用图片和对话、行为和评论的叙事方式都结合在一起,因为所有的才能德行都聚焦在皮尔斯或基督一人身上。尽管这里结构层叠需要读者全神贯注于各个层面,但是诗歌并没有失去其本身在戏剧方面和形象方面的影响力。在地狱之悲苦的高潮中,朗格兰风格仍然和街头表演的奇迹剧有很多共同之处。

朗格兰必定会成为引人瞩目的诗人。他煞费苦心的写作酣畅淋漓,为求诗歌表达准确,他特地加上各种注解和诠释。相对比较复杂的象征和隐喻,他更喜欢用明喻;他把晦涩难懂的教义转换成日常用语,或者用一种戏剧性的对话体现,以便能很快应用于现实生活;他细心地用辩论的方式把每一步详加说明,从很多不同方面把真理表